

巍巍南京明城墙 长江上漂来的古城墙



图为南京明城墙。

视觉中国供图

中华门下，古朴的灰砖映照出历史的沧桑。它已经650多岁了。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三路的探索之旅从江苏南京一块小小的城砖开始。不要小瞧这些城砖，它们的产地涉及明朝时长江中下游的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地30多个府州的170多个县，近百万工匠参与烧造，历时28年之久。

在中华门旁的南京城墙博物馆里，有一个由700多块城砖组成的展厅。几乎每块城砖上都有铭文。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副主任马麟告诉我们。

根据铭文，城砖的烧造场地在哪里，操作的工匠是谁，造砖的管理者是谁，甚至督造的府州县官员是谁，全部能溯源。这正是中国古代的质检制度之一——物勒工名责任制。

在城砖的包围中，拨开历史的云雾，我们看到了沿岸工匠们兢兢业业择土暖水、练泥压泥、制坯阴干、装窑烧密的制砖场景，还意外找到明代人的土味浪漫，比如造砖人福东海和寿南山，正取自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些吉语。

马麟指着展柜中的一块城砖说：这块城砖上写着新城县，说明此砖来自明代建昌府新城县，即今天江西黎川的砖窑。这一窑址，如今已整体搬迁落户于南京城墙博物馆内，成为馆里体量最大的展品。

当时，砖窑大多依水而建，既方便制砖，又利于运输。烧制好的城砖从长江中下游各地的砖窑，源源不断通过河流、湖泊等大小水系，运至长江，再顺流而下到达都城南京。可以说，南京明城墙是长江上漂来的古城墙。

据不完全统计，南京明城砖的数量可能多达3.5亿块。这一过程中，便利的长江水运好似当时运输城砖的高速公路。

截至目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发现15处明代南京城砖窑官窑遗址，涉及

江苏南京栖霞、安徽芜湖繁昌、江西抚州黎川、湖南岳阳君山、湖北武汉江夏等地。南京城墙恰是长江沿线丰厚的文物与文化遗产汇集之处。

实际上，鸟瞰长江沿线，古城墙如历史馈赠的珍宝，星罗棋布，熠熠生辉。作为长江上游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城池防御工事，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长江边的古城墙，是流传了千余年的长江活文化，跨越千年的荆州古城墙，留存着有百年商埠和工业记忆

的洋码头，500多年历史的万州古城墙，见证过三峡库区的形成，如今化身一道秀丽的风景线，重生江畔。

而拥有四重城垣的南京城墙是当今世界上体量最大、完整性最好的都城城墙。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两个人分头骑马绕城而行，得花上一整天才能碰头。

现在，这处古城墙正在现代科技的保护加持下，重新焕发青春。

在中华门附近，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文物保护处主任王文天指着横钉在城墙上、长约一尺的铁棒介绍：这是裂缝仪，用于监测城墙裂隙变化，数据会自动传输到监测预警平台上。25.1公里长的城墙，全线安装263套自动化监测设备，不间断监测1575个点位，对城墙本体位移、膨胀、沉降、裂缝等方面数据进行及时采集并分析。

南京城墙博物馆地下二层有一块铺满整墙的大屏。这就是南京城墙监测预

警系统，集监测采集、分析评估、审核管理、动态预警监管等于一体。有了它，明城墙的身体状况尽在掌握。王文天说。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还有一套三级巡查制度，由文保部门、区域巡查部门和第三方物业协同，确保人工巡查覆盖到监测设备不能覆盖的角落。王文天每个月都要沿着城墙走几圈，雨季走得更多，10年下来至少走了5000公里。

除此之外，根据城墙本体建筑特点，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在沿线设置展览空间，展览内容与南京城墙博物馆基本陈列相呼应，又与南京城墙遗址地全线紧密相连。

今年上半年，南京城墙博物馆参观人数同比增长65.88%，整个城墙景区参观人数达356万人次，同比增长22.3%。

但南京明城墙还是太长了，许多观众无法一次尽览，于是该中心以数字化技术为依托，打造云享城墙、南京城墙数字化展示与互动体验平台，指尖微微滑动，就可以实现从看见城墙、了解城墙到与城墙亲密互动，实现文化遗产价值跨时空共享。

《心印·中华门》线下沉浸式体验夜游项目，是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将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相结合的另一尝试，结合了中华门遗址本体独有的建筑形态，让观众在如梦似幻的场景中穿越历史、对话金陵。

无论晨曦黄昏，南京明城墙上从来不乏挥汗如雨的奔跑者、闲庭信步的漫游者和喜欢用镜头记录当下的拍摄者。而年轻矫健的身影与古老斑驳的一墙青砖，常常成为最搭CP，在社交媒体中屡屡刷屏。

最近，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申报的盘活用好文化遗产资源，让世界看见城墙之美项目入围国家文物局2023年度文物高质量发展案例。这是南京明城墙获得的新荣耀。马麟说，希望有更多人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去，感受文化遗产的价值。

时光荏苒，650多岁的南京城墙，毫无颓然衰败之象，反而成为南京的重要文化地标。精细化监测保护、多元化展览展示和亲民便民的利用思路，让这份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正青春，成为南京这座现代都市中生生不息的文脉所在。

（本报记者 李娇伊 徐添城 新华日报记者 徐宁）

探访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太阳神鸟蕴藏古代文明密码



太阳神鸟金饰。



金沙遗址博物馆供图

金沙遗址博物馆屋顶上的太阳神鸟图案。 本报记者 张迪摄

来到成都，有两个图案是你无论走到哪里，都免不了会跟它打照面的，一是国宝熊猫，二是太阳神鸟。

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成都火车南站、成都地铁站内，以及成都大运会的主场馆透光屋顶，都能看到太阳神鸟的元素。它已经融入成都人的精神脉络，成为城市形象标识。

太阳神鸟的影响力也不局限于成都。2005年，在专家们的联名推荐下，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从全国1600余件候选图案中脱颖而出，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我国国家文化遗产的图形标志，成为我国数以万计灿烂文化遗产的代表和象征。

这件文物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因为它的神秘精致、美轮美奂超越你的想象。

到达成都的当天下午，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一路就去金沙遗址博物馆朝见这件国宝。

太阳神鸟金饰，2001年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在金沙遗址发掘的第18天，考古队员进行地毯式搜索时，被一块小泥块吸引，泥块中露出的金属在阳光下异常耀眼。

剥落外层泥土后，里头竟是一团金器。经修复后，灵动传神的太阳神鸟舒展旋转，如同重获新生。

在金沙遗址博物馆，太阳神鸟的展柜设在千载遗珍厅的正中。

薄薄的一片，斜躺在透明展台上，缓缓旋转360度，旋转。它的大小跟一张CD差不多，由含金量高达

94.2%的金箔片制作，厚度仅0.02厘米。图案分为内外两层，外层分布由等距的12条象征太阳的光芒组成，内层由4只首尾相接的逆时针飞翔的太阳神鸟组成。整个图案均衡对称，充满动感。

中华大地上的先民，自古有太阳崇拜与鸟崇拜，甚至在远古传说中，太阳就是一只金鸟。

在很多出土文物上，这两者更是频频组CP，总是合体出现。比如大汶口遗址的飞鸟负日，安徽凌家滩遗址的玉鹰（鹰猪太阳合一）、良渚玉璧上的鸟日合体，还有石家河遗址被称为中华第一凤的玉团凤，以长尾凤鸟作首尾相接的圆环造型，也是类似太阳的某种表现。

年代最早的是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出土了那件标志河姆渡文化的双鸟朝阳纹象牙器，是长江流域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标志之一。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还有双鸟捧日、双鸟共日、双鸟拱嘉禾等纹饰的文物。

在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古蜀文化中，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蕴藏着古代文明的密码。有专家认为，内层的12道光芒可能代表12个月份或12个时辰，外圈的4只鸟，可能代表4个季节或4个方向，体现着先祖基于稻作农耕文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理解。

稻作最大的特点是离不开耕耘。

金沙遗址博物馆里，还有一件农耕之祖——木耜(sì)的样子很容易让人错过。这是我国目前唯一保存较为完整的商周时期木耜，是成都平原稻作农业发达兴盛的重要物证。

这件农具看上去很像现在的铲子，长1.42米，由一整块木制成，用于翻土。它出土于金沙遗址生活区的一个废弃的水塘中，深埋细腻的淤泥之中，因为隔绝空气得以保存下来。

《周易·系辞》记载：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nù)之利，以教天下。意为，神农砍削树木制成尖头，揉弯木杆制成曲柄，发明了中国最古老的农具耒。人们又在耒的基础上改造，将耒的尖头变成扁头，发明了耜。现代的考古发现也证实耒耨确实是耒与耜结合的工具。而最早的木耜发现于长江下游的余姚河姆渡遗址，但出土时已并不完整。

这件木耜，只是用来做农活的吗？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大禹画像，来自山东省嘉祥县武氏祠，出自东汉。大禹右手拿着的短柄工具，就是耒耨。耒耨可以做农活，亦可用于治水。

也许，当年的先民一边在稻田里琢磨着气象自然的规律辛勤耕耘，一边提防着赖以灌溉稻田的河流突发洪水，及时治水。美到极致的太阳神鸟与耒耨，是长江流域农耕文明的兴盛标志。

（本报记者 李蔚）

荆州楚式漆器技艺后继有人 绵延三千年 而今正青春

要追寻楚文化的浪漫与瑰丽，必不能错过有着独特风格和艺术魅力的楚式漆器。作为楚文化发祥地之一的荆州地区，出土的各类漆器达1.5万多件，约占全国总量的60%。而在中国七千余年的漆器制作历史上，楚式漆器正是漆艺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2011年，楚式漆器髹饰技艺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在三千多年后，承载着厚重楚文化的楚式漆器如何实现返老还童？带着这样的疑问，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二路来到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坊，拜访楚式漆器髹饰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邹传志。

参观邹传志的工作坊，就像参观一部楚式漆器史长卷。何为髹饰？楚式漆器以楠木和樟木作胎，髹漆通常以黑漆为底，外以红、黄、金等色加以描绘。髹漆是漆器制作中耗时最长、最考验耐心的环节。精品漆器要刷六七十道漆，这样的漆器才富有光泽感，也不容易掉漆、崩漆，而且越摸越亮。邹传志一边介绍，一边带我们走进他的工作室。

工作台上摆满了半成品漆器和各种瓶瓶罐罐，颜色古朴的漆料在桌上一字排开，仍是木胎状态的耳杯和人脸搁在一旁，造型和我们在荆州博物馆里看到的楚式漆器文物几乎如出一辙。邹传志说，从木材到色彩绚丽的漆器，往往需要数名匠人通力合作，历经数月才能完成。

在艺术硕士实践基地里，邹传志的几名徒弟有的从大小形状不一的刻刀中取出一把，在木胎上仔细雕琢，有的正专注地用细毛笔给手中文创产品上色，一笔一画之间，手中造型古朴的器具渐渐生出了色彩。

非遗传承，传承的不仅是传统技艺，也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邹传志的徒弟大多是通过校企合作来到这里的年轻人。楚式漆器技艺在他们手中得到传承。荆州市依托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成立荆楚非遗技艺传承院，修建楚式漆器髹饰技艺展示厅、生产传习车间，并引入国家级大师进行非遗传承和产品开发。

我们招收的学员，可以在这里学习三年，但学成后必须在工作室工作一年。邹传志说，目前工作室有13名学员从事楚式漆器制作工作。

在工作室里，我们还看到了用髹漆技艺制作的可口可乐裙形纪念瓶等精

美的文创产品，虽然在造型上和楚国漆器代表作虎座凤架鼓类似，但配色更明亮活泼。凤鸟引吭高歌，身上驮着一瓶色泽鲜亮的可口可乐，瓶身则绘着祥云和白鹤，很符合“新国潮”的特点。邹传志介绍，目前，传统器具只占到团队产品的40%，剩下的60%都是像这样的创新产品。

创新的契机出现在2015年。从20岁左右起，邹传志随父亲在荆州博物馆从事出土漆器的文物复制工作。2007年，他成立了专业生产楚式漆器礼品公司，当时的邹传志仍以复刻传统的楚式漆器为主要方向。2015年，省里推荐他去参加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非遗传承人高级研修班，课程要求学员自己设计出一款创新产品。在参观了不少文创产品工厂和翻阅资料后，邹传志以王羲之的《兰亭序》为灵感，设计出茶具——曲水流觞。也是从那时起，他意识到非遗不仅要有传承，更要有创新。墨守成规只会失去市场，必须贴近当下的生活。

邹传志小心地从暗室捧出茶具——曲水流觞，向我们展示。红黑相间的底色古朴厚重，器盖上是简化的水波纹，三只小耳杯置于水波纹之上，似在水中流淌，器壁则取材于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圆窗，描绘出土大夫出行的繁华景象，既保留了传统楚式漆器的审美和造型，又具有简洁大方的现代审美意趣。2021年11月，首届湖北礼品评选展示活动榜单揭晓，这套楚漆·曲水流觞茶具入选湖北十大

创意礼品榜单。

传承楚式漆器，必须与时俱进，要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水平和审美观念息息相关。我们将传统技术和现代人的技术相结合，做了茶具、文房用品、饰品等，也将陶瓷、金属等和我们的漆艺相结合。邹传志身边的工作台上放着一只用作取茶的凤纹茶则，凤凰独立引颈高歌，足下似有流火，正是因为他创新地在漆料中加入了金箔，使凤凰涅槃的姿态栩栩如生。这套茶具也曾各地展出，广受好评。

邹传志的妻子李琴拿出精美的莲花项链和胸针。绚丽的大漆在银饰和贝母上缓缓流淌，让原本简单的饰品多了几分中式浪漫。她告诉我们，来到工作室的游客和学员还可以体验时下正火的漆扇项目。希望能让大家走近传统漆艺，从而走近楚式漆器。

如今，在邹传志的工作室里，还摆放了不少姿态不一、俏皮活泼的动漫手办。这些手办都是通过3D打印出白膜后，用漆料上色而成的，色彩鲜艳并且不易褪色。这也是邹传志的儿子对于楚式漆器的新想法。

儿子很多年前就建议要打开现在年轻人的市场。李琴说，他们从去年开始做手办，一年能有上千个订单，受众群体都是年轻人，在十几岁至三十三岁之间。还是要加强非遗的创新，让更多人了解和关心我们的楚式漆器，让它能够做到古为今用，更好地传承和发展。邹传志道出了自己的心愿。

（本报记者 潘璐）



邹传志的徒弟正在给漆器文创产品上色。

本报记者 彭璐